

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，譬如一片落叶，一株小草

生活中，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“错过”的经历。比如爱情，比如一趟列车，又或是同学的聚会，孩子的降生……其中的一些错过即使是刻骨铭心，我们也会用泰戈尔的“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，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”来安慰自己，让自己释怀。而下面要讲的这个“错过”，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，却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——

2007年1月12日的上午，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处，有一位男士站在那里拉小提琴，他和所有的街头艺人一样，面前放着一顶帽口朝上的帽子。拉了大约3分钟之后，一位看似颇有修养的中年男子停下了脚步，站在那听了几秒钟，随后就继续赶路了。又过了大约1分钟，一位路过的女士往帽子里丢了一美元，连几秒钟都没有停留，就走开了。6分钟的时候，一位小伙子靠在墙上听了一

会儿，然后看了看手表，便离开了。第10分钟的时候，一个3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，但他的妈妈不让他停，使劲地推他，小男孩只好跟着妈妈往前走，走了没几步，又回过头来看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回头。陆续又有几个孩子经过，情况也都是这样，被他们的父母硬拉着离开了。在长达45分钟的时间里，大约有2000人从这里经过，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，其中有27个人给了钱，除去事先放入帽子的25美元，实际收入只有7.17美元。

只是这些往帽子里丢钱的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被他们视为“卖艺人”的小提琴手，居然是获得主流媒体一致褒奖的“古典音乐超级巨星”约夏·贝尔，就在两天前，他还在波士顿的一家剧院演出，听他演出的平均得花200美元，而且还一票难求。但吊诡的是，当贝尔来到地铁站，用他在

音乐会上用过的同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名琴，演奏巴赫和舒伯特的高难度作品时，他却被当成了街头卖艺人。

事后人们得知，这是精心策划的一个实验，实验所针对的问题是：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，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内，我们能够感知到美吗？如果能够感知的话，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？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可天才吗？

在此，不谈实验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，只想问一句：如果换了你，会停下脚步聆听一会儿贝尔的琴声吗？答案很可能和那2000人一样：不会。其原因大概有三：

一是没有时间，因为很忙，要赶着上班、上学，或赶着去什么地方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曾在海边工作生活了18年，可是却从未看过日出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在问我自己，虽然那些年很忙，但也不至于

“忙”到看一次日出的时间都没有吧？所以，“忙”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就如“忙”这个字的构成，是“心”“亡”了，心已经被柴米油盐“熏”没了，没有“心”去感知身边的“美”了，因此，即便是让你路过贝尔拉琴的地铁站，你也会和那2000人一样，只顾赶路，不会停下来欣赏。

二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。怎么会想到在地铁站这样的地方，会有大师在演奏呢？大师不都是在音乐厅演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地铁站呢？在地铁站里拉琴的不都是街头艺人吗？街头艺人能有多高的水平呢？如果水平真的很高，就不会在这里卖艺了。如此一想，还会停下脚步吗？

三是已经习惯了从众，忘记了自己也有一双眼睛。例如旅游，一到节假日，那些热门的旅游景点就会人山人海，而那些没有名气的青山秀水，却少有人问

津。原因就是，热门景点是大家公认的，凡是大家公认的，就认为是好的，就会趋之若鹜。而对于那些尚未得到认可的无名之地，即便很美，也很少会踏足。一如“贝尔实验”，在剧院演出，一票难求，换到地铁站，仅7人停下了脚步。

由此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，用世上最美的乐器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，会有那么多人连停下来倾听一会儿都做不了。

这，或许就是“贝尔实验”的意义。

要想不错过大师，就得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，譬如一片落叶，一株小草，因为在本质上，小草、落叶和大师一样，都是美的代表。然后去除偏见，不从众不随大流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。不然的话，错过的就不会只是一个大师，而是生活中更多美好的东西。

艺术是每天的、生活的，既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艺术，为什么要等以后呢？

为什么学画？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“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，同现在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，是不敢公开的。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，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，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。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，大家一摇一摆地读《幼学》书。等到下午，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，我们便拿出来弄画。这是丰子恺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学画的事，仿佛见不得人，而且不只说过一次，每回提学画，他就重复说。

丰子恺先生后来成为中国漫画的一代大师。听说丰子恺如此回忆，我的学生有所感：“今天的我们很幸福。”我的许多学生都已离校多年，有主妇、有高管、有老板，离校后还能有机会学习，且是自己喜欢的水墨画，这就是所谓幸福吧。

当年开始学画的我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嘲笑的人问：“太无聊没事做吗？”讽刺的人说：“幻想当画家吧？”

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说：“画画我也喜欢，不过，等赚更多钱了再看吧。”这个时候哪有时间？待我退休后再来说艺术。”

我带两个女儿当绘画班同学，不以为然的朋友劝我：“还是先教孩子学赚钱吧，有钱以后就有艺术了。”

听起来，艺术是有钱、有闲人的玩意。这到底是贬低或是抬高艺术呢？

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里富有的王太太说，自己喜欢梵高的《睡莲》，于是就把它买回家来。真牛呀！女角顾佳有一天受不了王太太的做派，终于揭穿：“画《睡莲》的是莫奈。”不知道画《向日葵》的才是梵高的王太太即时崩溃了。

一个人对艺术的认知，并非有钱就可马上提高。

当年学画想的是：艺术是每天的、生活的，既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艺术，为什么要等以后呢？

家中各种摆设，装修设计，客厅的沙发桌椅、卧室的窗帘样式和颜色，天花板灯饰，甚至厨房里的一个杯一个碗，不都是你以自己的眼光和品位选购回来的吗？

你看每部电影，读的每本书，听的每首音乐，日常穿衣打扮，都是你的艺术眼光作出的选择。就在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小节当中，人无意间透露自己的艺术格调。

我的那些失而复得的书，留存至今，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见证

失而复得的书

□戈冬

1967年夏天，我供职的广州某报已经被封停刊。忽一日，单位造反司令部发出通令：个人所有书刊中的“大毒草”及“封资修”书刊等，一律限期上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我的书刊不算多，大多是自己喜爱的。对着它们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，挑了一些“四旧”书籍，包括四大古典名著和一些成套古典小说，还有一些历史书、传记，加上被诬为“大毒草”的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秦牧等人作品，以及一些早期的刊物，凑在一起，差不多一麻袋。

当我扛着麻袋上缴时，接收者也不看，随手扔进一堆已上缴的书刊里。回到宿舍，对着空了一大半的书架，心里像被挖了一刀。后来听说，一些同事只是上缴了几本书刊了

事，有的则不予理睬，也未被追究。看来，我是太“天真”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与我同样上缴了一麻袋书刊的同事老黄告诉我，所有上缴的书刊都堆在一个房间里，无人过问。他对我眨眨眼睛，对着那个房间努努嘴。我心领神会，趁午休院中无人，溜进去把我的那袋书扛在肩上，溜出报社。回家后，打开麻袋，如见“故旧”，赶紧绑好塞到床底下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还见过“焚书”一幕。场面不算大，焚的书却不少，厚的、薄的，精装本、线装本，纷纷被扔进火堆，化为灰烬。围观者有的痛心疾首，有的一脸茫然，居然还有人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……

我的那些失而复得的书，留存至今，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见证。

高原上的春天

□谢新源

我则对高原世界颇感新奇和无比向往。似有一股细弱的春风吹来。它虽然还夹杂着寒意，但我仍是分明感觉到了春的温润。这当然是迟来的早春的气息。春天还藏在地下的呀！班长在一旁挪开一块稍大些的石头，扯出一根已经发了芽的草根，说。

我还在发愣，班长又有了新的发现。他指着正在开裂的冰面招呼我们。应声而望，果然，那平阔、晶莹、淡蓝色的冰面，正有一道裂纹从边缘向河心缓慢崩开、辐射，由一道而变成三道、五道，渐渐成为网状。扎耳细听，并有隐约响声传出。这就是春天的力量！

医院背靠着的那座小山包，并不甚高，上面依然覆盖着白雪。太阳从早上升到傍晚落下，整整一天照耀着它，它却像蒸笼里的馒头，反射着诱人的雪光，就是不见融化。一座木亭子立在山顶，一条雪路从山下直通其内。星期天，我便在军用挎包里装了教材，独自攀登，欲寻一幽静处，笨鸟先飞，复习功课。我却并未想到，亦会在这里与高原之春，再有了一次不期而遇。

小山包看似不高，却还是陡峭。我身披午后暖阳，爬得缓慢。在半山腰想停下脚步喘口气的时候，眼前则一片耀眼的灼灼之光：山坡上，冰冻既久的雪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，正悄无声息地消融，雪水闪烁、跳动着银光，在枯草丛中如蚯蚓般蠕动，顺着山坡缓缓流下，继而形成涓涓细水，终在山脚汇聚成一渠清澈、湍急的水流，向着古城北面的湟水河川疾速而去。驻足于冰雪融化处，静静看着那冰雪化之为柔水的瞬间，不由得想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在消融着坚硬的冰雪？春意早已笼罩了生机盎然的大地，春水早已流淌在了广袤的田野……

我仍然企盼着能够在高原之上看到热烈的春、姹紫嫣红的春、气象万千的春。

四月中旬，小山包上的积雪即将融化殆尽，仅剩了山顶上的“雪帽子”。古城里的人们大多脱去了厚重的棉衣、皮袍，换

上了风衣或者夹袄。湟水河亦终于冰化水生，波光粼粼起来。一个星期五，指导员说下午政治教育安排到城西湟源一个藏族乡村参加助民劳动，也就是去种树。大家心里好不高兴，俨如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暂时被放飞了一样。

拉着我们三十多名男女队员的卡车，行驶在高原初春时节的山间公路。尽管树初绿草未青，卡车所带起的疾风已不是那么的刺骨，有了泥土气息和花儿的气味。我们唱着歌，公路旁树林里，藏族姑娘一边赶着悠闲的羊群，也一边唱着歌。我们听不懂歌词，但它清越、嘹亮，有着颇强的穿透力。她向我们招手，我们也向她招手，歌与歌、人与人、车上车下，就形成了激情勃发的呼应。

劳动的场地是一条逼仄的山沟，卡车停在沟口。我们肩扛铁锹、铁镐、手提水桶，说笑着往沟里走。突然，眼前现出一片桃树林来。桃树也就十来棵，大概因了长时生长在寒冷、干旱的高原，它低矮、粗壮。绿叶尚未长出，而桃花的细蕊却已初萌，花瓣儿微微张开，那粉粉的远看隐约近看却无的桃红，若有若无绽放在荒芜的山沟，仿佛天边飘落的一片彩云，静静悬停。

“好美呀！”女兵们叽叽喳喳，大呼小叫。

“我可是看到了春？”我心里泛起一股难以按捺的激动。

“你们帮我们种春来了。”汉族村长从后面赶上来说。他和身边几位藏族老乡，肩上扛着树苗。

“种春？”我们惊异于村长的风趣、风雅。

我们种下的正是即将花朵绽放的桃树。看来，藏族乡亲是打算将这条生机勃勃的荒凉山壑，种出一片超然于世外的桃园来。

狭窄的山沟人声鼎沸。我们挥动铁镐，一片欢声笑语。

春其实并不曾走远，它在桃树上，在原野里，在我们心中……

白蕉渔港

□谢显扬

成了小舢板、小游艇、水上巴士的伊甸园。一对对情侣漫步在千姿百态的廊桥上，迷失于景中镶嵌，桥中嵌景的廊桥博览立体画卷中；坐上大红灯笼高挂的小船，遨游在白蕉水巷人家之间，或下船把盏曲径水巷吧台，边酌饮客家咸菜，边细品白蕉海鲈，不妨一试“琵琶鸭”，大快朵颐叠成12层高的虾米糍，拌送叉烧饭，可谓赏心乐事。志趣相投的家人朋友，划小舢板来回穿梭于黄杨河，在一河两岸十里滨水长廊的湿地观景台上，滨河广场、藕丝亭、观河廊架、招潮台、芦苇荡、红树林诸景观一览无余。

花镜，一本一本地欣赏。

我寄往家里的挂历，时多时少，但母亲总是把每一本挂历都视若珍宝，除了自家挂外，也斟酌着可以送给哪家亲戚。有一年，我寄少了挂历，母亲便把自己事先留好的一本给了阿姨，并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你只管拿去好了，过几天我叫儿子再寄！”而实际上，母亲并没有要我再寄，只是神龛边少了一本。

母亲会在挂历上写上一个我不认识的字，在某个日子的数字旁画个符号或打个勾，这要么是某个孙子的生日，要么是儿子们在外一年了要回家的日子。

母亲爱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，自然，那些著名主持人都是她熟悉和喜欢的。有一年春节，母亲说，如果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挂历，有倪萍、周涛她们的挂历就好了！我说应该呀，我明年帮你买回来。她便一脸向往，笑得灿烂。可是第二

母亲的挂历

□蔡华建

年我忘了这件事，母亲也并没有提起，背后还向大哥说：“这些是小事，你弟每天一早出门，很晚回家，很忙很累，就不要去麻烦他了！”我心里很自责。

新的一年到来后，母亲也不舍得把旧挂历扔掉，而是用来给孙子包书皮，或者平整地贴在土墙上，那光线稍显暗淡的屋子便因为那挂历上海水的蓝、风景的美而顿生光辉。

后来，挂历不时灭了，找别人要挂历也要不着，只好找同学要了几本台历寄回家。但母亲总嫌台历不好用。我说那你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看日历啊。母亲说，手机要按很久很多键才找到日历，还是日历上的字大，容易看！

没有挂历，而日子仍在一天一天地过去，但愿母亲慢慢适应这没有挂历的日子……



邻家修竹(国画)

□陈天

3月31日羊城晚报A9花地版《会当击水三千里》一文中，结尾段开头“从阳江下川岛”有误，应为：“从台山下川岛”，特此更正，并向读者致歉。

更正：